



831013

江陰城守紀敘

江頭片壤沾

國家深仁厚澤百有餘年矣茅簷耆老每談
乙酉擣城事無不痛當時殉義之烈而
議當時梗化之非也勝國天下亡於逆
闖

本朝入關討賊率土歸仁乃彈丸下邑蟻虬
編氓偏欲從

荆馳逸史

江陰城守紀敘

一

一

新朝革命之餘爲故國回天之舉識時命者
萬萬不出此顧明季綱常節義誠所難
言而此區區者獨能顧綱常思節義甘
以十萬人之肝腦同膏八十日之斧鉞
使當流寇橫行之日燕京如此必將衆
志成城列郡如此何至勢如破竹由此
而論則雖昧天命抗

王師亦有足多者故謂之愚則誠愚謂之忠



則未始非忠也

慕廬

少遊戚氏殉節地

長謁閻陳二公祠耳其事間訪其書鄉人
以事關兵燹多所畏忌嗟乎乙酉之事
不忍傳實不忍不傳所當諱實不當
盡諱者也

聖朝寬大

國史褒忠近復微臣

錫以通謚士民許以祠祭匪曰仇之直

荆馳逸史

江陰城守紀敘

二

甚予之若遺聞紀畧等書上諸

轡軒必收

宸閣亦何嫌何疑而令當時軼事湮沒不傳
耶因不自揣搜羅散逸刪煩去複彙爲
一編發烈士之孤忠彰

聖朝之盛德周頌殷義一視同仁閱是編者
可以風矣時

康熙乙未孟冬月長洲慕廬氏韓莼謹識

江陰城守紀卷上

長洲 慕廬氏韓莢甫編

江陰古延陵地春秋屬吳公子札戰國時

楚封春申君黃歇自漢迄元爲卿爲縣爲

國爲望爲軍爲州爲郡爲路沿革不常明

隸南直之常州府其地北濱大江東連常

熟西界武進南界無錫陽湖南北相去七

十里東西相去百四十里中峙三十三山

荆隴逸史

江陰城守紀上

一

爲田一百十三萬畝輸糧六萬餘石出賦

千餘萬兩蓋江以南一劇邑也東關外舊

設朝陽驛蘇松浙閩赴京之衝途黃山港

通大洋順風一日夜卽至洋船俱泊于港

故屢被倭寇亦江防之要區矣南幹龍入

中國一支盡于江陰巨區之水溢于芙蓉

湖田申夏二港注之江則邑乃山水交會

之地洪武初駐驛瞰江山嘗有建都之議

鷺鼻截江水脉直射金山采石以下第一
重門戶元設萬戶府明命吳楨吳良等統
重兵鎮守規其形勢誠南都之藩衛也風
俗淳厚敦禮讓崇氣節不屑屑以富貴利
達爲事故各公巨卿外代產仙佛及畸人
卽有明一代事論洪武初焦故人隻雞斗
酒與帝班坐不肯受官徐麒詔徵諭蜀復
命辭職帝命舉朝餞行正德朝黃御史安

判駝逸史

江陰城守紀上

二

甫史御史良佐黃主事昭稱殿前三虎天
啟朝詔獄者十三賢江邑繆文貞李忠毅
居其二鼎革時陳震亨殉節泗陵朱養時
殉節舟山胡熙雲殉節海虞其他孝悌節
義之事志不絕書如周蘭等之禦海寇吳
兌等之禦倭寇編氓賤隸皆知取義成仁
捐軀報國豈鍾毓之氣使然耶亦漸染有

素也云爾

江陰災荒

萬歷五年大水 六年虫荒 八年大水

災九年海溢 十一年大水 十四年大

水 十五年水災民食草木 十六年旱

災 十七年大旱 廿一年雹災 廿三

年水災 廿四年水災 廿六年夏秋雨

災 廿七年久雨無麥 廿九年無麥

天啟四年久雨麥盡江漲漂末 五年無

荆駝逸史

江陰城守紀上

三

麥 六年旱蝗 七年虫食麥禾

崇禎二年秋冬不雨 三年二麥萎末菜

盡傷 五年夏旱 六年潮冲圩岸傷人

九月風變田禾若掃 七年夏旱麥隕秋

大雨損稻 年二麥盡青虫食禾 十

一年大風損麥秋旱蝗起原野成空復食

麥苗 十二年旱蝗 四年大旱

江陰變異

崇禎二年城鳴 十二年雨赤小豆四月

虫聚鳴于天 十三年虎至傷人 十四

年虎又至捕得之 十五年河因鳥見 音四

火一名 形不甚大聲如兒啼在城內外哀 音四

鳴一日邑令吳鼎泰嘆曰此城將有兵禍

十七年民家曉起皆有黑圈記其門或

于釜底畫梅一枝一夜殆遍 五里亭平

地出虎大如犢而勢甚猛傷人頗多逐至

荆隴逸史

江陰城守紀上

四

百丈地方眺河漁水中漁婦刺殺之

慕廬氏曰嘉靖萬歷以來僉壬柄國閹勢

滔天士氣不揚人理滅絕歷朝末季未有

如明之失政者也人事變于下故天象應

于上天人交棄雖有孝子慈孫安能挽回

造化哉

大清順治元年

崇禎十七年五月改元

明亡

三月二十日闖賊破燕京思皇帝殉社稷

明至此亡

大清發兵討賊

四月平西伯吳三桂將援京師未及而陷
命副等命走 清朝乞師 世祖命睿親

王

多爾袞

代統大軍授奉命大將軍印錫

以御用纛蓋星夜進發遇賊將唐通于一
片石邀擊之斬百餘人賊遁三桂率屬迎
謁乃入關闖賊率馬步二十餘萬自北山

荆駝逸史

江陰城守紀上

五

橫亘至海列陣以待大風迅作塵沙蔽天
呼噪奮擊追殺至四十里賊遁走燕京因
晉三桂爵爲平西王命統馬步一萬追殺
流賊

大清定鼎燕京

五月初一日攝政王直趨燕京所過州縣
官民並開城迎降及至京城賊已焚宮殿
西遁明文武官出迎五里外王進朝陽門

老幼焚香跪迎入武英殿受賀傳檄安撫
畿甸郡縣卽具疏迎 世祖九月 駕至

燕京爲崇禎帝發喪以禮改葬追謚曰莊
烈愍皇帝躬祀郊壇告祭廟社御皇極殿

受朝

慕廬氏曰中國無主臣民推戴誠所謂天
與人歸得天下之正古今未之有也

江陰民亂

荆皖逸史

江陰城守紀上

六

一

四月三十日夜始得都城凶問市井不逞
之徒乘機生亂三五成羣各鎮搶掠焚劫
殺人如草縣主無如之何乃懇諸生中老
成碩望者同學師分往各鄉諭以理義動
以利害東北濱江一帶許學師晉諸生陳
明時正東徐學師廷退諸生章經世西鄉
馮學師厚敦諸生吳幼學南鄉邑紳湯澄
心諸生張鼎泰典史閻應元單騎至申港

既涉頌
惟便不若紅
慕廬氏不
心刪去其苦

解論之

福王稱號于南都

五月十五史可法黃得功劉良佐馬士英等集北來臣民迎立福王朱由松于金陵稱明年為宏光元年

慕廬氏曰時當國破君亡南北隔絕援立親藩冀延宗社在可法等不可謂非忠于明者

荆駝逸史

江陰城守紀上

七

大清順治二年乙酉

南都稱宏光元年
福州稱隆武元年

大清

兵南下

福王荒淫無度諸生復不一心五月豫親臣

王爰鐸等統兵南下連克淮揚直抵江寧

福王奔蕪湖公侯閣部文武臣僚二百餘

人馬步兵二十三萬八千有奇皆降

江陰欲勤王

福王之立也江陰白眼狂生李介立名寄

者欲進中興三策時登妯娒山觀星象痛哭而返知天意已難回矣

大兵南下典史陳明遇訓導馮厚敦都司周瑞瓏等糾集紳士於五月十五日早拜牌集議募兵勤王而事無由集揮淚而散南都亡

豫王於南京戲飲遣貝勒尼堪等追福王於蕪湖知廣昌伯劉良佐勤王兵到豫王

荆駝逸史

江陰城守紀上

八

一

遣一將統兵三百擒之良佐叩頭乞降請擒福王贖罪福王聞信先往太平府劉孔昭家劉不納遂奔坂子磯黃得功營得功曰陛下死守京城臣可借勢奈何輕出二十五日良佐至得功怒不甲而出單騎馳北營隔河罵曰我黃將軍志不受屈良佐伏弩中其喉得功曰我無能爲矣歸營拔劍自刎良佐入其營與總兵田確馬得功

縛宏光以獻豫王執之北去

命降臣劉光斗安撫常州

御史劉光斗武進人大兵南下詣軍前降
豫親王命安撫常州各屬檄至江陰獨不
應

江陰知縣林之驥去任

之驥進士福建莆田人崇禎十七年到任
不解江南語象號林木瓜時鄭帥率流兵

荆駝逸史

江陰城守紀上

九

千人過境頭裹紅羅始則攜小鹽包百姓
爭買啟視中有金銀貨寶而兵不知也蓋
淮揚巨室載以避亂爲所掠得者繼乃縱
兵士掠城外百姓洵洵爭城而入兵欲劫
城幸之驥與鄭師同鄉出謁之彼此燕語
繼以痛哭遂肅然無犯之驥乃哭廟解印
綬去時五月二十五日也

參將張宿海防程某縣丞胡廷棟學使朱國

昌兵備馬鳴霆去任

劉光斗勸降宿以義不可從慷慨謝任程
胡亦去之朱與馬潛逸諸生日詣學宮相
向哭

主簿莫士英權署縣事

六月士民以邑無官推士英權知縣事士
英潛通光斗繳印冊并解帑金獻善馬備
極諂諛揚揚以縣令自居

荆駝逸史

江陰城守紀上

十一

大清特授知縣方亨到任

亨豫人乙科進士時豫省未入版圖乃先
詣軍前納款者先四日有飛騎傳檄至士
英失望令居民養於察院中蒲城洶洶欲
爲拒守計以器甲芻糧未備不敢遽發二
十四日亨至紗帽藍袍未改明服年頗少
不帶家屬止有家丁二十餘人亨入空署

耆老八人入見亨曰各縣已獻冊江陰何

以獨無耆老出遂諭各圖造冊獻于府轉
送于南京已歸順矣旋出謁上臺莫主簿
亦以參謁出先歸乃傳薙髮之信民情惶
惶俟縣令歸一決可否

收器甲

先是福建勤王師爲清兵所敗有烏船三
隻逃至江上賤售器仗江民爭買北州尤
多二十六日亨下令收之

荆駢逸史

江陰城守紀上

十一

命軍民薙髮

豫王下令江陰限三日薙髮二十七日常
州太守宗灝差滿兵四人至居察院中亨
供奉甚虔

嚴飭薙髮

二十八日亨出示曉諭申嚴法令

邑民呈請留髮

二十九日北州鄉耆何茂邢叔周順邢季

楊芳薛永楊起季茂辛榮等公呈請縣詳
憲留髮亨大罵不已衆譁曰汝是明朝進
士頭戴紗帽身穿圓領來做清朝知縣羞
也不羞醜也不醜亨無如何聽之而已

閏六月初一日江陰倡義守城

清晨亨行香諸生百餘人及耆老百姓從
至文廟衆問曰今江陰已順想無他事矣
亨曰止有薙髮爾前所差四兵爲押薙髮

荆駝逸史

江陰城守紀上

十一

故也衆曰髮可薙乎亨曰此清律不可違
遂回衙諸生許用等大言于明倫堂曰頭
可斷髮決不可薙也適府中檄下有留頭
不留髮留髮不留頭之語亨命吏書示此
言吏擲筆於地曰就死也罷亨欲答之其
譁而出

下午北州少年素好拳勇聞之奮袂而起
各服紙冊蒙以棉襖推季世美季從孝王

試何常何泰等爲首鳴鑼執械揚兵至縣
前三銃一吶喊至縣後亦如之四門應者
萬人亨猶坐堂上作聲色怒叱從役收兵
器衆呼曰備兵所以禦敵收之反爲敵用
死不服適亨老師無錫効順之蘇提學一作
舊學使遣家人來賀喜從私署出在堂上
宗敦罵曰爾這些奴才們個個都該砍頭衆人
詬曰此降賊僕也奮臂歐死將頭門二門

荆駢逸史

江陰城守紀上

三

入扇于丹墀內焚其尸亨出欲親執首事
者衆不遜直前裂其冠服莫主簿懼踉蹌
走匿亨怯許衆脩文詳請免薙衆遂散亨
閉衙急馳書於宗太守并囑守備陳端之
飛報征剿

臨晚縣吏密告曰自汝等散後亨卽傳我
備文詳豫王請兵來殺汝等已馬上飛遁
去矣衆亨怒遂入署以夏布巾繫亨之頸拽

之曰汝欲生乎死乎亨曰一憑汝等乃拘
亨於賓館抵暮亨向舉人夏維新疾呼解
救衆恐宵遁因送亨於維新或云走避鄉
紳曹子王家
是夜諸生沈曰敬等十三人集議覆上臺
亨意欲多殺樹威議不協遂散

初二日江陰義民下方亨莫士英於獄

次早方亨回署閉衙不敢出闔邑聞風响
應四鄉居民不約而至者數十萬計三尺

荆駝逸史

江陰城守紀上

四

童子皆以蹈白刃無憾有不至此共訝之
分隊伍樹旗幟鳴金進止集教塲議戰守
填塞道路容足無處分途出入自辰至酉
方息合城罷市亨惶急失措乘肩輿登君
山安民詭稱江民義勇向悞于陸承差殺
一警百之說衆收陸陸舉家遁毀其釀具
什物秋毫不染指有竊一鼎者立斬以徇

宗太守行文解諭拒不納士民等設高皇

帝位於明倫堂誓衆起師亨亦同誓稱戈
各保赴縣求發火藥器械亨亦首肯實乃
潛馳書于宗大守稱江陰已反急下大兵
來勦時城門已詰奸細搜得書將使者轡
之入內衙攜亨出并搜獲莫主簿莫懇降
爲明官衆不信均下之獄

衆曰旣已動手同察院中有滿兵四人來
押薙髮者盍殺之於是千人持鎗進院四

荆駝逸史

江陰城守紀上

五

兵發矢傷數人衆欲退有壯者持刀擁進
兵返走一墮廁中一匿廁上一躲夾牆一
跳屋上俱被提出先是四兵到府僞作滿
狀滿語食生物小遺庭內席地而臥至是
入內見床帷灶釜頗精麗頓作蘇語曰我
本蘇人非韃子乞饒性命衆磔之臨死曰
莫主簿令我來今害我

是役也有典史陳明遇者素長厚與民無

怨衆擁爲主而從其令

初三日發兵器安營

先是兵備曾化龍聞流寇至造見血封喉
弩懸三四間屋兵備張調鼎亦鑄大砲儲
火藥至是皆發之

距城三十里者各保咸領鄉兵入城令于
夏港葫橋相地扎營防清兵西來臨晚

散

荆駝逸史

江陰城守紀上

去

守備陳瑞之夜遁

忽傳大兵由楊舍進衆疑楊舍守備沈廷
謨曾赴縣薙髮必爲之向導合城鳴金糾
衆奮勇爭拒至東城知訛傳乃返適本營
守備陳瑞之乘馬赴東關衆怒其納款謀
忝陞叅將且代方亨申文請勦也詈辱之
瑞之拔刀策馬遽譁而進殺其負燾一人

馬二疋瑞之亦傷夜與其子越城遁或云

衆欲推爲主瑞之不從甫出以鎗刺之躍
屋上趨出城伏于荳田內
初四日下陳瑞之於獄

是早執瑞之妻拏下獄上午城外兵縛瑞
之父子來解亦收禁

贍軍 城中戒嚴

士民議曰我等誓死守城其老弱婦孺與
不能同志者宜速去由是城門晝閉議守

荆駝逸史

江陰城守紀上

七

議戰議更五方服色旗號議借黃蜚爲外
援議請閩典史爲主將持論紛紜各出一
見日無寧晷

發林令所藏封庫藏贍軍不足綴商程壁
捐餉三萬五千兩陳典史拜而納之

暮又報大兵由常州抵申港民兵爭出禦
之城中俄嚴恐外兵乘虛燈火徹夜互爲

盤詰漏二下盤獲細作時隆命拘之獄

初五日搜獲細作討武弁王瓏瓏殲郡兵於秦望山

黎明士民齊集公堂明遇同遊巡守備顧元泌會鞠時隆供稱伏兵在城七十餘人奉太守令每人給火藥四斤銀四兩開元錢一百二十文約于初八夜舉火爲號外兵望火殺入招詞鑿鑿當獲羽黨四人梟示亟往菴觀及空隙地搜獲六千有奇復

荆駝逸史

江陰城守紀上

六

詞達武弁王瓏瓏遁收其黨盡殺之在外鄉民卽往售山燒瓏居執其父與妻妾來獻并誅之而宗太守果遣郡兵三百人間導襲江陰土人殲之秦望山下明遇下令城中有能獲奸細者官給銀五十兩

殺陳瑞之

是日殺陳守備一作自殺欲收其一妻二子一

女一僕盡殺之其長子叩頭請曰我能造

軍器幸貸我仍繫之獄

初六日大清發兵收江陰

有青衣人行于市跡甚詭鄉兵疑而執之
搜出地圖一紙上書兵馬從入之路及諸
山瞭望埋伏處并私書一亟詢之乃璜塘
夏中書家人新投亨署遣出乞師者送顧
元泌拷訊復供沈曰敬及吏書吳大成任
粹然等在馬三家協謀屠洗收馬三大成
門俱有大砲汝等宜自爲計

荆駝逸史

江陰城守紀上

十九

等礮于市曰敬僅以身免粹然臨刑曰四
土人既戴宗灝所遣兵灝以事聞專閫是
晚報大清馬步兵千餘從郡城出水師統
兵官王良亦率舟師進發城中巡守愈嚴
西門月城內搜獲奸細二人審視鎖鑰門
鍵已壞執守門兵拷訊之招出買路銀兩

當與細作均斬城下

初七日江陰義兵敗于虞門

是早鄉兵出城打仗北門驍銳自立衝鋒營季世美令三鼓一炮造飯四鼓二炮吃飯五鼓三炮抬營百人揭戈先往老弱餽食不絕令地保持錢筭用鍋底煤塗黑作假炮安闌橋上過浮橋又命地方折斷橋經夏港亦然上午至申港方思造飯塘報訛傳清兵相距止五六里衆奮呼曰戰而後食未晚也疾馳數十里抵暮至虞門方遇戰彼衆我寡腹枵力乏兼以馬步不敵衝鋒兵敗世美陣亡郡兵馳宿虞門曹坤家

初八日殲水師兵於雙橋

是早城中避難者皆挈妻子去兵復出禦四鄉負義勇而來者十數萬人咸以效死勿去爲念清兵亦觀望不進水師兵五百

領兵官王良本邑中大盜降清者舟經雙

橋一作葫橋田夫辱罵之士卒怒欲擒斬田夫

羣援青苗擲船上泥滑不可駐足大半墮

水死得登岸者鄉民圍之乃跪曰獻刀錫

鋤支下浮尸蔽河積如木楫直至石撞水

爲不流

起舊游擊徐觀海爲將

觀海邑人陞太平營總兵嘗爲遊擊明遇

荆駝逸史

江陰城守紀上

三

以虞門之敗軍行無帥進退無所稟承欲

起爲將觀海病不能勝命弟揖其事弟行五失

其名與字天香閣中有傳乃造令箭十枝用大明中興

旂號人執爲信防塘報訛傳也

觀海于五月中隨操江收福山港六月初

一到蘇州爲清兵殺敗而歸

初九日拜邵康公爲將

時城中尙無師徽商程璧薦回籍邵康公

嫺武事康公年未四十人材出衆力敵四
五十人明遇乃同顧元泌等率衆拜爲將
邵亦招兵自衛

適舊都司周瑞隆領舟師數百人駐江口
聲言協助借爲犄角糧皆北門餽送不繼
城中出典米給之

舉孝廉夏維新諸生章經世王華管糧餉
舉中書戚助貢生黃毓祺庠生許用等二

荆駝逸史

江陰城守紀上

三

十餘人爲參謀

殺方亨莫士英於獄

方亨在獄嘗使作書退兵後進兵日進乃
密謀殺之以絕內應夜二鼓帶兵二十人
擁入赤身擒出斬於堂上并家屬親知一

云殺於夏維新家桂樹下一云拖出西門

打死一云爲百姓焚死 繼殺莫士英父子

僕從囚其妻妾莫父潛逃三日搜出斬之

慕廬氏曰亨係新朝縣令况所施爲皆分
所應得卽兩次請兵亦勢所難已赫赫之
威壓於上洵洵之勢成于下并不可謂亨
激成之也但城中旣已舉事亦勢不能不
除之惟士英不善立身則枉送一死耳
初十日都司周瑞瓏戰大清兵於城西

清兵進營城西隅元泌登城請周都司往
吳淞借兵于總帥吳志葵吳不應但言兵

荆駝逸史

江陰城守紀上

三

久無糧能犒千金當盡命乃出林令去時
署內封留之衣飾囊資共八百復借典銀
二百合成一千城上給發瑞瓏約邵兵出
東門已從北門夾攻邵兵亦至瑞瓏遇戰
不利還駐江口抵暮清兵扎營城南張孝
廉園中

慕廬氏曰林令到任僅一載流兵一擾先
事掛冠其才其識均有足多者至庫藏封

留謂公物耳而署內之囊資衣飾留此何
爲者其存心行事迥非俗人所能臆度者
安得以木瓜謬稱之

十一日大清兵屯麻皮橋

清兵退屯麻皮橋密遣二人入城偵虛實
被獲梟示城中亦遣一人偵清兵至葫橋
見彼列砲嚴禁伺其懈盡投之水以一炮
復命周都司竒而賞之

荆馳逸史

江陰城守紀上

一

清兵三日不至城中逃難者咸敵以去絡
繹歸來數日間民人復聚

下劣生尹吉於獄

吉素不軌謀內應一日暴雨震聞馬嘶聲
衆入其室搜出馬二疋衣甲器械無數當
斬其僕唐寧而下吉於獄城中防衛愈固
十五日靖江兵戰大清兵于城南

有傳淮撫田仰示至稱卽日統兵赴援印

押不爽民疑喜交集後竟無至者一作二十復有

靖江夏起隆者統沙兵八百人

一作二十

原隸鎮將高杰

一云曾破高杰驍兵

命一

人執信字旂渡江來稱渴欲援江陰因遣
夏維新章經世往犒師議給賞銀四千兩
料理猪羊酒米火藥等物俱極豐備未幾
兩領兵官率眾南來酗酒賭博人無鬪志
戰于城南大挫殺傷五百人四散逃亡有

荆駝逸史

江陰城守紀上

三

竊火藥返者靖江署縣事典史盤獲綁送

江陰處分先是大家給散銀米每人錢一

千齋酒肉犒軍江口軍竟無功故執之程

璧亦開典靖江沙兵敗歸恨之起掠一空

後有泰興張九達者各達善拳棒因靖邑

兵敗田淮撫乃檄朱公子借達兵三千渡

江而來清兵放牛馬于兩石灣達率親信

三十餘人登岸收之伏發達與三十人無

一脫者驍勇耿和尙亦死

鄉兵打仗

外兵軍勢日甚各鄉保鄉兵距城五六十里者日入城打仗荷戈負糧棄農不顧不用命者互相攻訐雖死無悔

陳典史每巡城凡搏戰至城下者必開城獎納鼓以忠義有功必賞獻敵首一級給銀三兩或爲下拜

荆駝逸史

江陰城守紀上

三

鄉兵陣伍散亂進退無節然清兵所至盡力攻殺多有斬獲卽不勝亦未嘗俯首效順也有高瑞者爲所縛令薙髮降寧死不屈是以清兵不得安處相對多楚容

命程璧乞師

時黃蜚由蕪湖屯兵太湖總兵吳升嘉字之蔡由吳淞駐兵福山糾洞庭兩山之民接應常熟攻破蘇州聲勢百倍陳典史命

程璧往二處乞師兼往田淮撫處璧盡出
所儲錢十四萬金充餉往乞不應復往嶽
郡金罄江天一處及至兵已潰比返城已
陷遂爲僧于徐墅

魯王監國于紹興唐王稱號于福州

南都旣破天下舊臣遺老志不忘明者皆
輔明之餘孽以冀中興於是趙王起于太
湖義陽王起于崇明桂王起于廣西

號興

荆駝逸史

江陰城守紀上

三

隆潞王起于杭州靖江王稱監國保寧王

起于河南羅川王永寧王起于湖東益王

集二千人起兵惠王瑞王安仁王永明王

德化王安東王晉平王紛紛不靖閩六月

初九日張國維陳函輝等迎魯王監國初

十日黃道周張肯堂迎立唐王改元隆武

浙閩起事江南北民心煽動豫王留兵

千駐蘇州大軍悉下浙江仍命劉光斗安

二十一日大清兵圍城

清兵連日不能克羽檄乞師爰命七王八王十王等率將弁千員馬步十餘萬向江陰進發降將劉花馬良佐爲先鋒首掠西門江民出戰被殺者五十人而清兵不傷乃退歸移兵至南關邵康公往禦不克衆以康公爲無功其守南關也土民不許出入而私放其鄉人爰下之獄清兵歷東門到北門分十六營圍城繼燒東城大掠城外富戶鄉兵死戰敗走清亦喪其騎將一員分兵北門鄉兵三路禦之兩路皆潰數十人據橋力戰殺其騎將乃收兵返

二十三日大清兵掠東鄉

清兵合營並北焚民居多殺戮轉掠而東大橋東西灣二保拒之殺其騎將二員

泗善港葛輔弼父子率兵五百人自負慄
悍入城赴援各保咸出兵助之但素爲鹽
盜不諳紀律亦至民家劫掠酣飲擄蒲至
三官殿勉強支戰殲焉

清兵乘勝東下恣掠大橋周庄等處搜山
掠地肆意鈔殺所傷老弱男女無筭周庄
民搜敵索戰侯城人一作陶城民三人殺

其騎將一員乃退

荆駝逸史

江陰城守紀上

卷一

兵亂日久政令不能出城遠鄉叛奴乘衅
索券焚宅弑主者絡繹而起烟光降火相
雜蔽天大家救死不暇

清兵日多旋營君山黃山燒掠四城民居
晝夜不絕

二十四日大清招降

劉良佐作招降書一紙從東城外射進其
書曰傳諭鄉紳士庶人等知悉照得本府

原爲安撫地方况南北兩直川陝河南山東等處地方俱已薙髮惟爾江陰一處故執違國令何不顧身家性命卽令本府奉旨平伊江陰大江^軍一二日卽到爾等速薙髮投順保全身家本府訪得該縣程璧素係好人爾等百姓卽便具保本府題叙管爾縣如有武職官員亦具保狀仍前題敘照舊管事本府不忍殺爾百姓爾等皆係

荆駝逸史

江陰城守紀上

三

清朝赤子錢糧猶小薙髮爲大今秋成之時爾等在鄉者卽便務農在城者卽便買易爾等及早投順本府斷不動爾一絲一粒也特諭

二十五日江陰義民答書

陳典史及城中士民等公議回書秉筆者王華也其畧曰江陰禮樂之邦忠義素著正以變革大故隨時從俗方謂雖經易代

尙不改衣冠文物之舊豈意薙髮一令大
拂人心是以鄉城老幼誓死不從堅持不
二屢次兵臨境上勝敗相持皆以各鄉鎮
勤王義師聞風赴鬪若城中大眾齊心固
守並未嘗輕敵也今天下大勢所爭不在
一邑蘇杭一帶俱無定局何必戀此一方
稱兵不解況旣爲義舉便當愛養百姓收
拾人心何故屠戮奸淫燒搶劫掠使天怒
人怨愴目痛心爲今之計當速收兵靜聽
蘇杭大郡行止蘇杭若行何有江陰一邑
不然縱百萬臨城江陰死守之志已決斷
不苟且求生也謹與諸公約總以蕪杭爲
率從否唯命餘無所言

袁廬氏曰隨時從俗已自認從清所不肯
者薙髮耳然蘇杭若行何有江陰一邑亦

是老實言語使良佐竟坐實此言收兵他

往俟平定蘇杭後發一使至城下其又何
辭且究屬拳大地方卽緩緩收服不患其
翅飛去也計不出此而損去三王十八將
或亦彼此有定劫耳

二十八日都司周瑞瓏逸

良佐令軍士四散焚劫鄉兵見清兵勢大
不可敵悉遠遁無復來援者周都司亦揚
帆去

荆駝逸史

江陰城守紀上

三

二十九日追殺鄉兵

良佐仍令軍士追殺遠竄鄉兵

七月初一日專意攻城

良佐再令軍士搜殺星散鄉民而鄉兵斷
絕遂專意攻城矣

城中巖禦外軍箭如雨注城上人一手以
鍋蓋自蔽一手接箭日得三四百枝

一作

初五日誅守備顧元泌

外兵攻城時元泌登城射敵矢每不及敵而墜衆疑之其效用馬矮子竊火藥從城上投敵衆執之同往搜元泌寓得請兵文書一道蓋閏六月初衆會申文田淮撫請兵元泌私易文緩兵故原文猶在寓也遂誅元泌并效用者四十人內應遂絕

迎原任典史閻應元

荆駝逸史

江陰城守紀上

三

一

應元字麗亨北直通州人由武生起椽吏官京倉大使崇禎辛巳赴江陰典史任始至海寇顧三麻子率數百艘犯黃田港應元集兵拒守手射三矢應絃而倒賊畏不敢犯後又平鹽盜弭民亂邑民德之爲肖像社學中以大臣論薦特授都司劄軍前檄用而馬阮用事僅平轉廣東韶州英德縣主簿母病兼道梗挈家避居砂山之麓

變作時陳典史與邑士民卽擬敦請元泌
百計撓阻至是泌誅遂決意迎之漕撫田
仰亦移文勸勉明遇耑使十六人縋城夜
出至其居應元曰爾等能從我則可不然
不爲若主也衆曰敢不惟命是聽

初九日閻應元入江陰城

祝塘少年五十人

一作六百人

執械護送

經七里廟題詩於壁以見事則萬無可爲

荆駝逸史

江陰城守紀上

番

死則萬無可免也及至城謂鄉兵裹糧而
來勢不能入且烏合之衆不足制勝厚犒
遣還獨與家丁王進忠等四十人入守
始至卽出邵康公於獄

發原任兵使徐世蔭曾化龍所造火藥火
攻器具爲用伊在任時所監造者

次傳諭巨室各出資助餉繼不足凡泉貨
百物得估值充數收貯察院內備民兵犒

賞諸費

乃大料民居盡知城中若干保若干戶若干口丁壯老幼若干人悉取注冊擇驍勇者隸麾下卒賴其力以成義舉

初十日祭旗發令

命各城收拾衣甲器械祭旗

命武舉人王公畧守東門把總汪某守南門陳明邁守西門應元自守北門而與明

荆駝逸史

江陰城守紀上

三

遇仍總督四門晝夜巡歷

命開城門合鄉兵二十餘萬人與在城民兵分保而守城門用大木塞斷派十人守一梁卯時喊殺一聲午時再派十人喊殺一聲酉時仍換前十人隨宿夜半再換後十人更番週而復始城下設十堞廠日夕

輪換安息燒煮公屋無用者毀折磚瓦使

警目人傳遞不停十人小旂一面百人大

旗一面紅夷炮一座初時夜間兩堞一燈繼而五堞一燈後遂八堞一燈初用燭繼用油後以飯和油則風不動油不潑每堞上瓦四塊磚石一堆井井有條絲毫不亂鄉兵由是復振

命章經世夏維新王華主芻糧每人給米鹽蔬菜若干每戶給油火若干四門堞城各給油蠟若干

荆駝逸史

江陰城守紀上

五

傅齊北門衝鋒營士千人選李從孝爲先鋒何常執大旂王試掛得勝鼓何泰吹號頭準備軍服器甲

苦乏油命健兒取推車入城中給以藏豆膏火足用鹽不足時海寇載兩大艦由黃田港進魚則從水關入舉網卽得但苦無矢乃命月黑夜束草爲人外披兵服人持一竿竿挑一燈直立雉堞士卒伏垣內大

噪北兵望見矢如蝟集獲強矢無筭

由是圍城中有火藥三百甕鉛彈子千石
大砲百位鳥機千張鐵千萬貫絮帛千萬
端酷干釀果萬鍾豆干斛芻藁千萬束鹽
萬斤銅鐵器萬枚牛千頭羊豕千隻乾魚
千包蔬干畦

十一日大清兵攻北門七王死之

外兵知城中不可動乃伏炮攻北門第四

荆駝逸史

江陰城守紀上

三

鋪禦之矢石如雨注外兵不敢近主帥怒
命上將九員先駕雲梯上城城上長鎗刺
之死者四而傷者五有身中三箭者有劈
去頭顱者有墮下成齏粉者有火箭燒死
者主帥益怒奮身獨上勢甚猛有霸王劉
耐者以短鎗拒之彼以口嚙鎗拔刀欲砍
一人挺鎗中其喉遂仆城下外兵散走皆

矢聲大哭曰此七王也

二都督大怒曰我得北京得鎮江得南京未嘗懼怯未嘗費力不要說江陰拳大的地方就如此費力遂傳令十營內選猛將幾員步軍三萬扎雲梯十張來日分十處上城如有退者立斬

十二日大清兵仍攻北門二都督死之

清晨城外放炮呐喊三萬軍造浮橋十條一齊過外城河分十處運雲梯上城城上

荆皖逸史

江陰城守紀上

三

一

用磚石擲下長鎗拒敵或以船蔽體而進城內炮石雜施無不立碎凡城堞四進者兩對見兵至發砲弩鏑之其來攻城脚者以長堦沿石擲下或旂竿截斷列釘于上投下死傷無算二都督恃勇衣三層甲腰懸兩刀肩插兩叉手執雙刀獨登雲梯毀雉堞跨上城梁執刀亂砍城上以棺木支禦鎗刺其身不能入或曰止有面可刺耳

遂羣刺其面旁堞梁一湯姓童子持鉤鏹
鎗用力鈎斷其喉管竹匠姚邇割其頭身
隨城下外兵齊來搶尸城上梆鼓齊鳴磚
石小箭如雨點下傷千餘人復用牛皮帳
擋住矢石始拖尸去後劉良佐日令軍士
拜索其頭不允願出銀買乃命將銀當面
裝入銀鞵弔入城又命軍士羅拜口中高
叫還我王爺的頭然後以蒲包裹一黃狗

荆駝逸史

江陰城守紀上

五

頭擲還之將頭懸城上外復苦求乃投下
取去縫合掛孝三日令道士設醮招魂有
紅箭衣六人拜城下內發炮化爲塵又一
日持祭物來奠一僧捧金帛隨行道經何
家埭內發砲斃之取其酒食餉守城者
應元旣却北城攻知不日清兵必大至廣
爲戰具招青陽督師黃鳴崗與其從千餘

人入城造小弩千張小箭數萬枝分派守

城軍士又用季從孝所合火藥敷箭頭射
人見血立死弩長尺餘

一作四尺

箭長五

寸一作一尺百步之外命中如志應元初

入城鳴鼓門堂鼓內跌出小弩十餘張上
刻誠意伯劉基造數字卽鳴崗所造弩式
也出陳瑞之子於獄令製火磚木銃火磚
廣三四寸許著人卽燒木銃類銀鞘長三
尺五寸廣二三寸木爲之中藏藥敵至投

荆駝逸史

江陰城守紀上

單

下機發木裂鐵菱角飛出觸人卽死應元

自造搗

一作錠

弩用鐵一塊旁設數鈎繫

以棉繩擲着卽勾進斬之又做舊制造火
球火箭之類無不曲盡其妙故清兵雖衆
向城畏服戰慄無人色其自北來者聞之
皆胆落無不以生歸爲祝

十四日江陰詐降薛王死之

前此北州薛王營令人執旗招安十三日

聞陳二人令范周朱季四生員至薛王營
荅話若有將計就計之處速還報四生至
薛王營留宴飲餽元寶四錠重二百兩四
生歸獻計曰必得捨命百餘人命前數人
執降旂後握木銃假充銀鞘賺開營門可
以濟事二人相視晒而點首是日百餘人
握木銃桶底安礮卽令四生前導四生面
面相覷立斬之

季生名學文芳之嫡叔祖

荆駝逸史

江陰城守紀上

星

另點白髮耆老數人執降旂焚香前導縋
城出至薛王營通報獻銀買命求免殺戮
薛王大喜陞帳放炮吩咐開營門將銀擡
此帳中正要令將收驗一時火發炮裂烟
焰蔽天震响如雷觸者咸死薛王惟剩一
頭帳中上下約傷二千餘人內傷上將二
員當日十王命三軍掛孝合營舉哀禮薛

王頭于北州蘇家墩

清兵屢失利請兵羽檄

旁午兵赴江上日以千數劉良佐作勸民歌諭降弗聽遂設牛皮帳握城東北隅城上壓以巨石

十五日大清兵攻東北城

良佐命西南放炮東北掘城皆用山爬城內以火球火箭拒之外兵欲退良佐止之城內仍以投磚石不及避數百人悉死城

荆駝逸史

江陰城守紀上

望

下良佐慙甚又設三層牛皮帳中設九樑八柱矢石投之皆反躍不能入乃取人糞和以桐油煎滾澆下卽時皮穿及其身肉爛而死未及者皆驚惶散去內以繩繫鐵槌擲之鈎入城中梟首外兵手足無措紛紛逃散敵營疑守城者殺下遂發銃禦反傷馬步卒無數後由西門經圍橋依君山爲營俟其半渡炮擊之應聲仆或以木門

自蔽用小箭射之中其手手釘在門號叫
痛甚卽不獲生

又作大浮橋從黃田港暗渡登君山瞰城
中亦爲炮所中移營去

十六日江陰四出乞援

是時田淮撫已從魯王於紹興黃蜚吳之
葵同入太湖貝勒引大軍趨吳淞二人兵
敗被執兩處俱已絕望

荆駝逸史

江陰城守紀上

望

海寇顧三麻子率舟師來援巨艘數百號

留三日遇戰不利揚帆云

顧三麻子名顧

容自號忠義王

有義陽王者明之宗藩太監季太傅田軍

門判監軍總兵胡來貢各統兵輔之建義

旗于崇明稱海上雄兵十萬太倉崑山嘉

定各處響應同往乞師王與太監溫詞慰

勞僅以空言塞責後遣其將往駐江口甯

其愚率僮兵數百赴援扎營砂山戰甫合
知不可敵皆遁去

聞兵部嚴子張名栻者與時敏守常熟亦
往乞兵初不應旋以唇齒相關金秀才鑛

字貢南

集精勇四百餘人先駐砂山擋住

來路俟子張軍到一齊進取八九日無耗
遂先發良佐差鐵騎三千邀截周庄左右
全軍俱沒貢南僅以身免

荆駝逸史

江陰城守紀上

四

江陰城守紀上終

江陰城守紀卷下

長洲 慕廬氏韓莢甫編

大清移營鄧墓

孤城死守外兵屢敗內亦殺傷相當用炮打北城徹夜不息城梁陷數丈應元命石匠往外取石料匠難之再拜遣之匠爲感動修固後嚴禦如初

荆駝逸史

江陰城守紀下

一

外兵依鄧墓深林以避矢石折門窗屋木

爲浮橋渡河逼城下城上協力拒守矢石

交下外不能支欲遁其將斬先走者二人

復驅而前賚雲梯至城下凡三十餘處一

將突出衆先上內發炮橫擊之尸隨雲梯

仆外兵走內縫人出收其雲梯器械等物

并伐鄧墓松楸使敵無所蔽取浮橋以供

薪

一騎將旣拔已所中箭復下馬拔馬股所

中箭又恐馬中毒用口收其血力策而返
十七日江陰兵劫營

良佐移營十方菴是夜應元擇勇士千人
出南門劫營或執板斧或執短刀或用扁
担突入敵營傷千餘人及他營來救內兵
已入城矣

松江解到大炮百位收民家食鍋鑄爲鐵
彈重十三斤納大炮以攻

荆駝逸史

江陰城守紀下

一一一

十八日劉良佐勸降

良佐前命十方菴僧向城跪泣陳說利害
勸衆早降城中以效死勿去諭之是晚僧
又至却之如初

良佐策馬近城諭民早降因踞弔橋約城
上釋弓矢謂應元曰宏光已北江南皆下
若足下轉禍爲福爵位豈在良佐下何自
苦如此公從容對曰江邑士民咸謂三百

年食毛踐土深戴國恩不忍望風降附應
元乃大明典史義不得事二君將軍位爲
侯伯身擁重兵進不能恢復中原退不能
保障江左何面目見我江陰忠義士民乎
良佐慚而退

七月十九日貝勒統兵攻江陰

良佐復奉命來招安應元曰有降將軍無
降典史一聲榔响火箭齊發良佐連跨三

荆駝逸史

江陰城守紀下

三

四馬逸去太息曰江陰人沒救矣貝勒博
洛旣定松江悉統所部共幾二十萬來江
陰以師久無功將劉帥綱責躬巡城下者
三復登君山望之謂左右曰此城舟形也
南首北尾若攻南北必不破惟攻其中則
破矣

縛降將黃蜚吳之葵至城下命作書勸降
蜚曰我於城中無相識何書爲之葵涕泗

交頤情詞悲楚應元叱曰大臣被縛當速
就死安用喋喋爲再拜泣去蜚默無言

二十日至用炮猛攻

貝勒見城中守義不可動進攻益急分兵
先鈔斷各鎮救兵乃以竹籠盛火炮鼓吹
前迎炮手被紅限三日破城于城南側放
起炮聲震處城垣五處崩裂飛彈如電一
人立城上頭隨彈去而身僵立不仆一人

荆駝逸史

江陰城守紀下

四

胸背俱穿直立如故城裂處內以鐵叶裹
門貫以鐵絙獲之又以空棺實土障其垂
壞者又用絮浸水覆城上以防火攻

時東西南三門俱堅守惟北門一保人獨
少貝勒昇炮君山下放炮者用竹棧包泥
而蔽伏其側俟炮發放者卽抹去炮中藥
矢盛藥再炮連珠不絕城上欲擊放炮者
鉄子遇竹簍軟泥卽止不能傷後又移炮

近城放炮者豫掘地穴塞兩耳燃火卽伏
穴中蓋恐震破胆死也

甲士爬城

日中時象方食明遇聞錚錚有聲往探見
外將六人衣重甲縛利及持兩釘插城隙
攀援而上其餘鑛鐵介冑接踵而上者無
數刀斧擊之不能傷用長鎗刺其首始墮
城下餘悉退避

荆駝逸史

江陰城守紀下

五

神兵助陣

外兵大怒大舉來攻忽見一少年將持戟
衝突鋒不可當戰畢不知所往衆疑土神
陳烈士悉往虔祀又見緋衣將三人登城
指揮外兵不敢進執土人問姓名不知所
對遠近訝爲神助

內昇關帝睢陽王二東平王城隍神五像

張黃蓋廵歷城上以磁石捻神鬚遇錢器

鬚輒翕張用關捩抉神手指揮外兵遙望
疑爲將咸驚佈良佐命其子攻城正當睢
陽王像神指揮開炮一發而斃

城破日良

仇
佐砍開睢陽王頭衆又砍傷東平王以報

一日風雨夜作城上燈不能燃率衆哭禱
睢陽王忽神光四起如晝四門燈火徹夜
不滅外兵無可設施

荆駝逸史

江陰城守紀下

六

掠東南鄉

清兵東掠大橋周庄華墅陶城三官祝塘
等鎮祝塘人拒之兵燹之慘甲于他鎮分
掠陸官舍橋有徐玉揚者有膂力望清兵
蜂擁而來遂匿橋洞中見二卒引一將過
狀甚偉躍出登岸均殺之稱將之首重十
八斤懸于樹上後兵多畏避其樹至今尙

存

南掠至峭岐詢土各卽回騎蓋嫌音似消
旗也掠至青陽鄉民嚴守圩堤行列如軍
伍防有伏不敢入

二十八日大清兵攻北城閻應元傷右臂炮
擊北城角城裂夜半修訖敵以爲神鐵丸
中應元右臂應元傷猶左手握搦格殺數
人

應元軀幹豐碩雙眉卓鑿目細而長曲面

荆駝逸史

江陰城守紀下

七

一

赤有鬚每巡城一人執火刀以隨頗類關
壯繆外兵望見以爲天神而號令嚴肅凡
偷安不法者必貫耳鞭背示衆雖豪右不
少貸然戰士困苦必手自注湯酌酒温言
慰勞如遇害則立具棺衾哭奠而殮之接
見敢死士則不名俱稱兄弟每遇事必詢
于衆曰我兄弟誰當此事者有人號于路
曰我欲殺敵苦無短刀卽以所佩之刀值

三十金者親解佩之

明遇本性長厚每事平心經理遇戰士勞苦撫慰至于流涕有倦極假寐者以利害勸諭之不輕呵叱二人待下如此故民懷德畏威瀕死不悔

慕廬氏曰昔日張許今日閻陳情事不同而圍城風景恐是一樣勛業不同而效死心腸亦是無二至分城而守性情作事彷彿相同說者謂閻是嚴父陳是慈母如此不愧爲民之父母

二十九日大清兵攻南城十王死之

復攻北城應元命每人納石一塊頃刻如山積礮石城一重於內外知不可破徙攻南城炮聲震天聞二百里一晝夜用火藥萬五千斤城墻幾陷清兵乘勢擁上刀矢如蝟守城者不能禦乃發炮猛擊傷敵數

千人敵于外亦發炮對擊忽見女將一員
立于城上將袖一拂敵炮回擊自斃其馬
步無數衆以爲前湖烈女云

十王痛薛王中計而亡命大將掠城外居
民大箱千餘隻在十方菴後叠成將臺高
與城齊十王坐其上用上將四人親軍二
百四十人圍繞令臺傍親軍各持狼烟噴
筒先發將南京鎮江大炮五六步排一座

荆駝逸史

江陰城守紀事

九一

共計百座令聞號齊發猛擊東南角城守
城軍士不敢開目應元伏城膝行看明十
王在臺指揮三軍遂命中街巷口有力之
湯三老兒搨一大炮對準十王安放應元
又左右細看絲毫不爽然後親自燃火放
去湯三老係重聽尙未知端立呆望而火
路一條十王四將暨二百四十人齊隨火

滅惟有黃傘一把在半天圓轉一脚連靴

自上而下

慕廬氏曰三王十八將皆歿于王事蕩平
後宜廟食于茲土

八月初二日燒外營 殺夏維新王華

應元遣周祥金滿李芳針子等四人夜出
燒營外兵被火焚中驚覺毛焦皮爛者甚
衆忿甚四散殺掠應元命賞祥等銀各一
兩夏維新王華每兩實給六錢衆大譁應

荆駝逸史

江陰城守紀下

十一

元恐人心激變不得已斬之蓋圍城日久
儲餉將罄短給本非尅扣因維新於發難
時悞聽方亨作揖勸衆至此衆怒未釋故
欲藉此陷之華雖引明遇自解亦難獨免
慕廬氏曰餉缺費繁圍城中恰難措置二
人通融調劑亦屬一時權宜此情此勢應
元豈所不知無奈衆人之藉是洩忿也至

代方亨勸衆事後論之亦不甚錯各圖獻

策業已歸順官民和協省得激成禍端
無奈衆人之喜事樂禍也若章經世同主
芻糧而漏誅同陷圍城而免死豈別有保
身之道歟

命許用掌芻糧

芻糧乏人以許用能命佐章經世

楊舍守備沈廷謨舉城降

江陰民晝夜守禦亦甚憊矣然揚兵稍後

荆駝逸史

江陰城守紀下

十一

口中有然疑者必立斬之

清兵四出殺掠民不聊生有先薙髮赴營
歸順者城上望見必怒詈雖至親如仇敵
而外兵日出打糧刻無寧晷畏禍者俱竄
遠方

楊舍營守備沈廷謨歛民錢贖牛酒赴良
佐營修款祈免楊舍一方之死良佐許之
給大清號旗四面懸楊舍城四門廷謨旋

披髮乘馬歷江陰城下勸民速降內將開
炮乃遁去

詐降

一日衆詐降遍取民間亂髮投城下誘敵
外兵相顧驚喜報良佐良佐曰未可信也
須察其守城人薙髮否衆探之始知爲詐
議和

貝勒使人緩言乘說第拔去大明中興旂

荆駝逸史

江陰城守紀下

十一

號懸大清旂號四面斬四門首事者數人
餘悉宥不誅卽不薙髮亦當飭兵返應元
曰寧斬我一人餘無罪何可斬也議不決
而止

貝勒又進大清旗四面使監四城亦卽退
兵內遣諸生朱暉吉耆老王晴湖等四人
詣外營會議方縉城良佐卽策馬迎去留
飲終日備極款洽約歸順後誓不殺一人

但遣官上城勸諭卽收兵覆命將別又各贈五金約三日定議吉等入城匿金不言而主議降順衆不聽至期外兵向城呼吉等內詢故備述留飲贈金事內立斬四人復嚴守

勸降

吳軍門督兵至江上宰牛誓諸將歸順後不許殺掠

荆駝逸史

江陰城守紀下

三

王海防自恃居郡有恩信臨城招撫衆無應者

攝政王曉諭招安合城不聽

此初六日豫事

王示到以矢射入城中言明已亡何苦死守內書其後曰願受炮打寧死不降射還之

初七日事

初八日釘炮眼

是日大雨民立雨中受炮毫無降意夜半

應元使善落水者陳憲欽渡外城河釘沒
外兵炮眼緩二日不攻城內乘夜修砌城
梁後五日良佐恐城內復來釘眼命軍士
晝夜攻擊至夕風雨怒號不已炮乃止

初九日斃南城

再納石斃南城高于舊三尺

應元預令人將麥磨麩制造月餅

十二日斃北城

荆駢逸史

江陰城守紀下

十四

一

又斃北城城中石灰將缺不能乘夜修城
又飯米漸少徵民間元米以備缺乏令二
日一給不得預領
貝勒偵知之欲留軍四萬爲久困計飭大
兵北上良佐不可乃止

十三日登陣楚歌

給民間賞月錢計至十七日止百姓攜壺
觴登陣分曹快飲許用做楚歌作五更轉

曲令善謔者登高傳唱和以笙笛簫鼓時
天無纖翳皓月當空清露薄野劔戟無聲
黃弩師鼓胡琴于西城之敵樓歌聲悲壯
响徹雲霄外兵爭前竊聽或怒罵或悲歎
甚有泣下者歌曰宜興人一把鎗無錫人
團團一股香靖江人連忙跪在沙灘上常
州人獻了女兒又獻娘江陰人打仗八十
餘日寧死不投降餘歌雖多大約類此

荆駝逸史

江陰城守紀下

五

良佐乃作勸降詞使士卒相倚而歌與僚
佐飲帳中酒未數行城上炮發亟避去十
十九日北門阻降五人外猶多方招降三城亦有猶豫者惟北門
誓死益固衆意遂決

二十日大清兵攻東北城

貝勒從四十餘騎繞君山青龍菴左相地
形城上望見炮弩齊發騎皆踉蹌躁躡貝

勒僅以身免

金陵又解到大炮二十四位較前更大每
舟止載一位仍收沿城民家鐵器鑄炮子
重二十斤又築土壘以避矢石將攻東城
機泄移至東北角大雨如注一晝夜炮聲
不絕縣屬悉爲震動城中因疲已極計無
所出待死而已

是日城上人吶喊外兵聞之皆鬼聲城中

荆駝逸史

江陰城守紀下

六

四隅空曠處遙見白鵝數萬飛泊迨視之
毫無形影識者謂魂升魄降白鷺者卽劫
數中人之魂也

二十一日江陰城陷

前月二十四日京中遣國師和尚來江陰
日日繞城細看至前日始看明向貝勒云
江陰城形似芙蓉若在瓣上攻打越打越
緊其蒂在東北角專打花家壩花蒂既碎

花瓣自落故貝勒令數百人盡徙二百餘
座大砲至花家壩專打東北城鐵子人城
洞門十三重樹亦穿過數重落地深數尺
是日雨勢甚急外用牛皮帳護炮裝藥城
頭危如壘卵城上見外炮猛烈見燃火卽
避伏垣內炮聲過周麾而登外寬之故放
空炮乃於中一炮只放狼烟烟漫障天咫
尺莫辨守城者謂炮聲霹靂兵難遽入而
不及禦而潰

荆駝逸史

江陰城守紀下

七

清兵已潛渡城河從烟霧中蜂擁竄上衆
不及禦而潰
午刻有紅光一綫直射入城正對祥符寺
城遂陷

方清兵上城時城下人猶向城列陣清兵
恐有伏持刀立視半日不敢下相持至暮
城中鼎沸陣亦亂乃得下城

閩應元坐東城敵樓索筆題門曰八十日

帶髮效忠表太祖十七朝人物十萬人同心死義留大明三百里江山題訖引千人上馬格鬪殺無筭奪門西走不得出勒馬巷戰者八背被箭者三顧謂從者曰爲我謝百姓吾報國事畢矣自拔短刀刺胸血出卽投前湖中義民陸正先欲從水中扯起適劉良佐遣兵來擒言與有舊必欲生致卒見髮浮水面出而縛之良佐踞坐乾

荆駝逸史

江陰城守紀

大

一

明佛殿見應元至躍起兩手拍應元肩而哭應元曰何哭事至此只有一死速殺我貝勒坐縣署急索應元至堂上挺立不屈背向貝勒罵不絕口一卒以鎗刺其脛血湧沸而仆日暮擁至栖霞菴菴僧夜聞呼速殺我不絕口已而寂然天明已遇害家丁存者猶十餘人詢其不降而戮之偕死一處陸正先亦同殉有維新上人者在圍

城中與應元曉夜共事應元所著和衆乘
城畧維新以投黃子心子心又旁採見聞
著閻公死守孤城狀

陳明遇令閉衙舉火焚死男女大小共四
十三人自持刀至兵備道前下騎搏戰身
負重創握刀僵立倚壁上不仆

訓導馮厚敦公服縊于明倫堂妻與姊投
井死中書戚勛諸生許用合門焚死

荆駝逸史

江陰城守紀下

七

八月二十二日屠城

次日猶巷戰不已清兵用火攻敗之四民
駢首就死咸以先死爲幸無一人順從者
下令從東門出者不禁又下令十三歲以
下童子不殺

男女老少赴水蹈火自刎投繯者不能悉

記內外城河泮河孫郎中池玉帶河湧塔
菴池裡教塲河處處填滿疊尸數重投四

眼井者二百餘人

二十三日止殺

滿城殺盡然後封刀午後出榜安民城中
所存無幾躲在寺觀塔上隱僻處及僧印
白等共計大小五十三人是役也守城八
十一日城內死者九萬七千餘人城外死
者七萬五千餘人

慕廬氏曰臣心已盡臣力已竭土歸新朝

荆駝逸史

江陰城守紀下

三

身還故主臣節于以完矣

又日記生死總處各本多寡不同見于傳
畧及他處者互有同異當時所聞異辭張
皇約畧未知孰爲清冊也載筆者無從考
核亦僅各據所聞而已

江陰城守記

許重熙

江陰以乙酉六月方知縣至下薙髮之令閏
六月初一日諸生許用德懸明太祖御容於
明倫堂率衆拜且哭曰頭可斷髮不可剃下
午北門鄉兵奮袂先起拘知縣於賓館四城
內外應者數萬人求發舊藏火藥器械典史
陳明選許之隨執守備陳瑞之搜獲在城奸

荆駢逸史

江陰城守紀

三

細以徽商邵康公嫻武事衆拜爲將邵亦招
兵自衛舊都司周瑞龍船駐江口約邵兵出
東門已從北門協勦遇戰軍竟無功敵勢日
熾各鄉兵盡力攻殺每獻一級城上給銀四
兩是時叛奴乘釁四起大家救死不暇

清兵首掠西城移至南關邵康公往禦不克
敵燒東城火劫城外富戶鄉兵死戰有兄弟
殺騎將一人鄉兵高瑞爲敵所縛不屈死周

瑞龍下船逃去時舊典史閻應元已陞廣東
英德縣主簿以母病未行會國變孳家僑居
邑東之砂山明選曰吾智勇不如閻君此大
事須閻君來乃夜馳騎往迎應元應元投袂
起率家丁四十餘人入城協守敵四散焚劫
鄉兵遠竄無復來援者敵專意攻城城中兵
不滿千戶裁及萬又餉無所出應元料尺籍
治樓櫓令戶出一男子乘城餘丁傳餐已乃

發前兵備道會化龍所製火藥火器貯堞樓
已乃勸輸巨室令曰輸不必金出粟菽帛布
及他物者聽國子上舍程璧首捐二萬五千
金捐者麇集於是圍城中有火藥三百罌鉛
丸鐵子千石大礮百鳥機千張錢千萬緡粟
麥豆萬石他酒醕鹽錢芻藁稱是已乃分城
而守武舉黃畧守東門把總某守南門陳明
選守西門應元自守北門仍徼巡四門時

清兵薄城下者已十萬列營百數四面圍敵
十重引弓仰射頗傷城上人而城上礮礮機
弩乘高下殺傷甚衆又架大礮擊城城垣裂
應元命用鐵葉裹門板貫鉄紐護之取空棺
實以土障隙處乃攻北城一人駕雲梯獨上
內用長鎗拒之將以口納鎗奮身躍上一童
子力提而起旁一人斬首屍墮城下或曰此
七王也又一將周身服利及以大釘插城而
上內用鎚擊礮之敵騎日益依君山爲營瞰
城虛實居民有黃雲江者素善弩火鏃發弩
中人面目號叫而斃陳瑞之子在獄製木銃
銃類銀鞘從城上投下火發銃裂內藏鐵烏
菱觸人立死應元復製鐵搥用棉繩繫擲著
人卽弔進城又製火毬火箭之類敵皆畏之
乃離城三里止營帥劉良佐故宏光四鎮之
一封廣昌伯降敵爲上將設牛皮帳攻城東

北角象索巨石投下數百人皆死良佐移營
十方菴令僧望城跪泣陳說利害衆不聽良
佐策馬近城呼曰吾與閻君雅故爲我語聞
君欲相見應元出立城上良佐謂之曰宏光
已走江南無主君早降可保富貴應元曰我
明朝一典史耳死何足惜汝受朝廷封爵爲
國重鎮不能保障江淮今日反來侵逼何而
目見吾邑義士民乎良佐慙而去應元偉軀

荆駝逸史

江陰城守紀

五

幹面蒼黑微髭性嚴毅號令明肅犯法者鞭
笞貫耳不稍費然輕財賞賜無所恡傷者手
爲裏創死者厚棺殮醑醢而哭之與壯士語
必稱好弟兄不呼名明選寬厚嘔煦每巡城
拊循其士卒相勞苦或至流涕故兩人皆能
得士心樂爲之死一夕風雨怒號滿城燈火
不然忽有神光四起敵中時見三緋衣在城
指揮其實無之又見女將執旂指揮亦實無

之敵破松江貝勒率馬步來江上縛吳志葵
黃蜚於十方菴命作書招降蜚曰我與城中
無相識何書爲臨城下志葵勸衆早降蜚默
然應元厲聲曰汝不能斬將殺敵一朝爲敵
所縛自應速死奚喋喋耶志葵大泣拜謝城
下大炮日增間五六尺地一具彈飛如雹一
人立城上頭隨彈去而僵不仆又一人胸背
洞穿而直立如故會八月望應元給錢與軍

荆駝逸史

江陰城守紀

三

一

民賞月分曹攜具登城痛飲而許用德製樂
府五轉曲令善詭者曼聲歌之歌聲與刁斗
箛吹聲相應竟三夜罷貝勒旣覘知城中無
降意攻愈急梯衝死士鎧胄皆鑕鐵刀斧及
之聲鏗然鋒口爲缺礮聲徹晝夜百里內地
爲之震城中死傷日積巷哭聲相聞應元慷
慨登陣意氣自若旦日大雨如注至日中有
紅光一縷起土橋直射城西城俄陷

清兵從烟焰霧雨中蜂擁而上遂入城應元
率死士百人馳突巷戰者八所當殺傷以千
數再奪門門閉不得出應元度不免躡身投
前湖水不沒項而劉良佐令軍中必欲生致
應元遂被縛良佐箕踞乾明佛殿見應元至
躍起持之哭應元笑曰何哭事至此有一死
耳見貝勒挺立不屈一卒持鎗刺應元貫脛
脛折踣地日暮擁至栖霞禪院院僧夜聞大

呼速斫我罵不絕口而死陳明選下馬搏戰
至兵偃道前被殺身負重創手握刀僵立倚
壁上不仆或曰闔門投火死有韓姓者格殺
三人乃自刎訓導馮某金壇人自經於明倫
堂中書戚勲字伯平家青陽入城協守知力
不支大書於壁曰戚勲死此勲之妻若女子
若媳死此闔門自焚許用德亦闔室自焚黃
雲江故善彈唱城陷後抱胡琴出城人莫識

其爲督師也凡攻守八十一日

清兵圍城者二十四萬死者六萬七千巷戰死者又七千凡損卒七萬五千有奇城中死者井中處處填滿孫郎中池及沖池疊屍數層然竟無一人降者

江陰野史曰有明之季士林無羞惡之心居高官享重名者以蒙面乞降爲得意而封疆大帥無不反戈內向獨陳閣二典史

馬逸史

江陰城守紀

三

乃於一城見義向使守京口如是則江南不至拱手獻人矣時爲之語曰八十日戴髮效忠表太祖十七朝人物六萬人同心
處義存大明三百里江山

江陰城守紀終

